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七

敕

命中書西河等處中糧

嘗聞凡有中國者利盡南海以今觀之若放通海道  
納諸番之徼真從其來商市舶之所官得其人取合  
古徵則可比十州之曠稅朕新定華夏邊戍勞民西  
番之地中鹽所得之供甚薄邇來三佛齊胡椒已至  
四十餘萬即今在倉椒又有百餘萬數可輕定價錢  
出榜令好利者往西河及梅川兩處中糧可免腹裏  
之民轉運艱辛若果可行作急爲之

命書勞襲封衍聖公孔希學

先師孔子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至京朝覲爾中書下禮部用心禮待所有隨行者皆要歡心勿使有缺故敕速行毋怠

諭中書却高麗請謚

朕起寒微實膺天命代元治世君主中國當即位之初法古哲王之道飛報四夷酋長使知中國之有君當是時不過通好而已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其王精誠數年乃爲臣所弑今又幾年矣彼中人來請爲王顓謚號朕思限山隔海似難聲教當聽彼自然不干名爵前者弑其君而詭殺行人今豈遵法律篤守憲章者乎好禮來者歸爾大臣勿與彼中事如敕施行

命中書諭高麗

自高麗國王王顓奉表入貢稱臣其表云子孫世世願爲臣妾何期數年之後王被姦臣所弑弑後疊差人來來文皆言嗣王之使爲未知王之端的拘使詢由又三年矣朕不忍使者父母妻子懸望特勅歸還未幾復差使至却之不納使彼自爲人回不逾數月止稱賀正貢馬爲由而又使至稱臣措表皆嗣王之

稱如此者五次矣若却之不納其表皆云嗣王之所  
爲也然朕觀高麗之於中國自漢至今其國君臣多  
不懷恩但廣詐交而構禍在昔漢時高氏失爵光武  
復其王號旋即寇邊大爲漢兵所敗唐有天下亦嘗  
錫封隨復背叛以致父子受俘族姓遂絕迨宋之興  
王氏當國逼於契丹女真甘爲奴虜元世祖入中原  
嘗救本國於垂亡而乃妄懷疑貳盜殺信使屢降屢  
叛是以數遭兵禍今王顯被弑姦臣竊命將欲爲之  
首構讐怨於我納之何益以春秋論之亂臣賊子人  
人得而誅之又何言哉柰何前後五次皆云嗣王之

爲陪臣奉之爾中書差人詣彼問嗣王之何如政令  
之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不被羈囚則當仍依前王  
所言今歲貢馬一千差執政陪臣以半來朝明年貢  
金一百觔銀一萬兩良馬百匹細布一萬歲以爲常  
仍將所拘遼東之民無問數萬悉送回還方乃王位  
真而政令行朕無惑也設若否此必弑君之賊爲之  
將後多詐並生必肆侮於我邊陲構大禍於高麗之  
生民也朕觀此姦之量必恃滄海以環疆負重山固  
險意在逞兇頑以跳梁視我朝調兵如漢唐且漢唐  
之將長騎射短舟楫故涉海艱辛兵行委曲朕自平

御製文集 卷七  
華夏攘胡虜水陸通征騎射舟師諸將豈比漢唐之  
爲然且遣使往觀問嗣王安否如敕施行

大祀禮成諭中書

立綱陳紀治世馭民斯由上古之君立至今不過相  
承而法則焉凡有國者必以祀事爲先然祀事之禮  
嘗聞起於聖王所以有周旋上下稽首鞠躬或進或  
退獻牲致帛酌酒奉羞甚爲慤懃之至矣若以朕親  
行聖王之禮法依奠位之儀其於敬神之道無乃褻  
瀆而華飾之過乎是反不誠也且人不誠者廣暫誠  
者有永誠者少若措禮設儀飾過事生禮繁人倦而

饗祀之神弗安非禮也昔孔子有云禘自既灌而往  
者吾不欲觀之矣斯昔禮過而且繁所以仲尼特發  
是言朕因周旋

神所十有一年見其未當於是更儀殊式合祀  
社稷既祀

神乃歡今洪武十二年合  
天地而大祀

上下悅若不敕中書下翰林令儒臣紀其事而文之  
何足以知

上帝

皇祇來歆來饗福及黔黎者也

諭秦王府文武官

主府設官本古之道惟文章之士以匡王之性體務欲端方朕封諸子頗殊古道內設武臣蓋欲藩屏國家備侮禦邊閒中助王使知時務所以出則為將入則為相因靖江王府官與指揮耿良不和甚有欺凌指揮之意於是令武相若有警出則為將護衛指揮副之歸則不管軍馬錢糧刑名其軍情事務文武議之但則閒中導王以善其中書省草茅行移是致錯朕旨意難為聽命者今後如救施行

諭丞相枉序班救

傳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日序班奏昨晚一使自山西至一使自太倉來省引進將至與名姓且曰郎中教只於此處候丞相提奏引見已而終不見郎中復喚於是不敢引見是有丞相怪責不由分訴刑及二十而膚開甚枉之因序班奏枉試詳之若為上者教人止其事而後罪人不行其事此果刑罰之中乎

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救

洪武十年六月二十日御史臺奏山東按察司副使

張孟兼言布政司倒換錢鈔事來云以民倒不許軍  
倒軍倒不許民倒若以如此爲之是布政司官有所  
作爲特與軍民便利誠可嘉尚比之其餘布政司官  
坐視不問民瘼之艱難意思如何今張孟兼輕薄小  
人必是妄自尊大以致布政司官觀透所以爲人少  
有笑慢以致此等小人不顧生死阻壞公政之事特  
來誑聞今敕御史虞泰前去將張孟兼杖訖六十就  
鎖項前來再行問罪敕到奉行

又

易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用則必亂邦也朕不聰明

以小人居大位使當要害致是小人恃要害侮君子  
害忠良今觀此徒誠然有犯古聖人忌避不才之者  
洪範亦云臣下無有作威作福者其無知之徒擅敢  
大作威福以致滅亡然自今已後卿等獨守前誠爲  
國爲民

神天必昭鑒焉朕更謂卿等言勿畏強而自弱勿恃  
大而眇小於斯慎守吉哉

諭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等

世人之於世雖聰明智慧得之於天性然成人之際  
若不教習而經歷其事恐於事未穩縱使發行之後

自覺其非急爲之改又恐不便前者朕特令東宮躬親朝政以練其心志近者朕恐事不穩當又行親理已數日矣朕與卿等議今後諸衙門一應事務必合經由東宮與爾羣卿等決可否然後聞奏庶得嗣君將來作有道之主卿其依朕命而行之

命知衢州府事文輻

爾文輻承朕命知衢州府事奉公子民毋造後愆則汝嘉焉

諭山西布政使華克勤

嘗聞歷代爲官署政者多被姦吏所侮亦能作弊互相陷害忠良有乖國事朕每聽之切齒忿恨近於六月十四日山西布政司實封到來內云姦吏無狀今就令布政司官明白省會緣由於市曹中典刑毋得猶豫不決敕到施行合殺者徐瑗其唐禮吳鼎任瑀素文禮四名若可殺時就便典刑

賜文學趙晉致仕

孔孟之道卿幼學壯履雖在有元君不卿用惜哉空懷抱而未舒也及朕繼大統物求方正惟卿名播中土特遣使召至以輔儲嗣朕觀周旋未嘗失儀啓沃之道諄諄皆二帝三王之制若此以輔君君非仁人



未之有也朕自得卿宵晝有不勝之喜奈何年已七旬邇來聞苦老疾誠爲可憐嘗聞人烏將終言善鳴哀况去家數千里俄而有疾豈不眷屬之思乎因如是令卿歸於戲孔孟之道卿能體而導人名彰今後亦此道之力焉旣行當詳審調理釋結自由惟智人爲之吉哉

命桂彥良職王傳

孔孟之爲人也乃一聖一賢所以稱聖賢者自漢唐以來則稱之所以然者何蓋謂務懷才而抱仁專博濟以善天下其爲聖賢之稱非人強稱由陰隲厚而

天地鬼神使然也何當時無聖賢之稱而乃後世稱之此所以陰隲也且孔孟之賢聖也當時奔走天下志在助德者以安生靈使二帝三王之道興何期事在七國縱橫之秋不能行矣朕觀當此之際雖聖與賢德不得其位如爾桂彥良心淳而不詐本固執而不變其爲人也善其爲學也篤使其通達變化則無所取焉若校之愚人及作聰明者爾尚猶爲能士也今晉無王傳特命爾往職之豈不思一聖一賢在當時切於入仕却乃不得其王佐之位乎爾旣往而至其王府之事所以專者祖訓錄爲規毋作聰明務欲

靜安毋干有司事其助王之道務揚善而使之以由  
善常論不德之人當使不履其蹤避其險惡也於此  
切記在心則王佐之才足矣汝往欽哉

勞翰林承旨宋濂

卿去此數月朕常思之今卿來此已一復時矣朕恐  
失顧問少勞勞持遣禮部致食糧及酒肴抵所在卿  
當引觴而自酌美食肉以養神方稱朕報勞之意未  
審悅乎

又

以臣事君之道固宜虔恭不怠然得休官於家者今

古幾人况致仕者非壽高尋常德邁羣職安有是耶  
卿福膺永壽精力愈加自致仕之後每歲來朝甚感  
朕心不忍使驅馳數千里而來覲已敕禮部賜食米  
肴醴卿當自育高年故茲敕諭

諭遼東備禦

兵戍遼海已有年矣雖曰農戰交修其航海之運猶  
且連年未已近者靖海侯率舟師廣重載揚帆東往  
所運甚大昨晚忽聞納哈樞正欲整兵來哨已被葉  
旺中途阻歸因此而料彼前數年但凡時值暑天胡  
人必不策馬南向今將盛暑彼有此舉大運既至當

火速差人星夜前去云以備禦然後上糧則無憂矣  
諭羣卿督工

爾羣卿等督工已有日矣工將成就之期更當善撫  
梓人早為完備明日實朕

父母劬勞之時前人皆稱萬壽節日往年為有司因  
此而擾民已下令止之爾諸人來日勿以此而怠務  
是謂不可明日皆不許離工作所猶當謹之毋怠

諭寧夏衛指揮耿忠

人居天地間凡智者必慎脩天爵而勤於人爵則禍  
無門而入福可得悠久也洪武十一年四月二十九

日西安都司報寧夏地震且久時刻數之將過半  
其所災者頽城壞屋於災異可謂甚矣爾耿忠乃功  
臣之子弟前者為不循軌度而有罰焉今降職敕守  
極邊所統者皆非慣戰之人亦非忠良之士為首帥  
者若恩威有歸着則必事乃成功業就若恩威謬有  
歸着則恐有變切防此等陰搆外寇宜密察之方今  
天下大定爾所統軍內多有小巧智術者當秉心以  
正毋為所惑則無患矣故敕諭之

勞臨洮衛指揮趙琦

西戎北虜頑不遵化每調兵討皆俘獲來獻雖節次

總兵官運謀籌筭及諸舊將用命以致如是其指揮趙琦世爲藩將累朝皆有勲而致名今琦自歸附以來奮身將隊北征剎罕腦兒西征甘肅又西南追伐朵兒只巴於安定王地方今遍南征川藏皆從征勤勞特差內官前去有官羊所在令留二百控賜與之所司奉行毋稽

諭辰州衛指揮楊仲名

兵以恤民爲重伐暴當先三苗不遵教化朕命爾楊仲名帥兵討之但知兵行日期其所到去處至今未審何處特差內臣吳誠詣軍前觀兵說話爾其遵守施行的當消息令人來報

又

三苗種類不仁自古帝王多撫而不能遵化以致累世爲良民害今年朕特遣爾楊仲名率兵進討果有韜畧十一月初一日飛捷至京不覺朕心懽悅是命內臣尚履奉御呂王親詣軍前觀兵閱勝爾其用心以制人勿怠吉哉

又

三苗無道負險重山旣不同於人事甚不奉於天時屢起盜心久爲民患今命爾楊仲名爲總兵官率辰

沅等處官軍及土著監丁兵夫人等相機進取以消  
民艱爾其深制人之韜以稱朕意其辰沅等聽調官  
軍悉遵節制違者以軍律施行

諭安南使臣阮士諤

爾阮士諤入貢來朝又馳山川其勞甚矣今命爾歸  
復達爾邦當與叔明言昔者安南國君陳日燾荒昏  
以致滅亡然既亡之後國中多事連年今王若不德  
勝前王又恐宗社不安若欲久安之道務以仁治國  
毋以虐為政儻有小愆當自省脩德以釋則可回天  
意

諭元丞相驢兒

洪武十一年六月七月九月三次遣人北行兩為吊  
祭一為與卿等行禮自去至今杳無歸者正念不知  
存亡忽十月二十四日邊將送至平章完者不花朕  
於邊將甚是可怒見遣使道經本處而乃擅將平章  
取來豈不失信鄰邦為此令平章完者不花回恐路  
途有阻特差內臣一名同行直抵丞相下處見了纔  
方是好且內臣存亡或送北行或就彼誅戮或使南  
來卿以智量之

勞襲封衍聖公孔希學

御家昭名歷代不朽富貴永彰天地間乃由陰騭之  
重云何以其明彛倫攸叙之精微表萬世綱常之不  
泯也故若是卿常思祖道可動人天朕聞卿來朝已  
敕中書下禮部使所用如意未知給否雖從行者務  
要歡心故茲敕諭

諭年幼承敕郎曹儀及給事中等省親

朕聞上古至智之士所患者五焉患同庶人而不起  
於庶人患無學及學患不齒於志學者雖齒於志學  
患無官及官患不忠於君既忠於君患不能盡孝於  
二親昔智人患此而豁然無患矣此其所以智也爾

承敕郎曹儀等初有司以生員選入國學已異常民  
之子矣未及數年授之以官不止齒於志學又出於  
同學者矣今各言歸由有云省親者有云家無尊長  
往挈妻孥而來居者斯二者人之大倫也前五患已  
畏而行其三矣惟志與忠未審若何果必欲患其志  
則當思孟軻三五鼎之厚薄也民之享也無鼎乃微  
官之享也有鼎乃貴智士既知有鼎食而貴則必遠  
寒微而忠君矣爾往省悟之吉哉

賜魏鑑等守服家用

朕嘗思之昔古創業之君必由羣英而興又必以賢

能而治

爾魏鑑曩職炎方雖歲月未久亦不見賊私以十憲章縱使古之賢潔者不過如是而已

○爾臧哲曩職桂林雖歲月未久亦不見賊私以干憲章然嘗聞飲酒太過每有失焉且古人欲全其身

名者若一德不備則日省月修必備而後已所以賢能也卿年幼以其無酒施設一應事務已能者矣○

爾徐中曩守案牘雖職事之微而身居勢要未嘗以勢要臨人亦不見賊私以干憲章縱使古之賢潔

者不過如自卿守服至今朕未忘也儻經許時恐所是而已

用艱辛特差人賜卿

魏鑑臧哲米六十五鈔二十五鈔○徐中米五十鈔二十鈔

為守服用卿當恪恭以孝服滿來朝分理庶務為生

民福故茲敕諭想宜知悉

諭高麗使回

爾來者承姦之詐不得已而來誑今命爾歸爾當謂

高麗稱首言朕所云其殺無罪使者之讐非執政大

臣來朝及歲貢如約則不能免他日取使者之兵豈

不知滄海與吾共之若不信吾命則以舳舻數千精

兵數十萬揚帆東泊特問使者安在雖不盡滅其黨

豈不俘囚大半果敢輕視乎

諭曾秉正等

孔子有云致知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所以累朝名臣

及士夫君子能成其名者皆因履此道而不妄故美

矣今爾曾秉正等職專詳審内外文書當否奏聞行

止是其務也別無相干行移其正官首領官吏皂隸

皆應設之人已有員數其奏差之設非所宜也且奏差之職奔走四方傳遞公文方是用而展其功今不當有而有影射頑民不當差役况使居幸位食廩祿非助君之道故敕臺以問之非君命而為理乎職專可否而已非道乎

諭罪人曾秉正

朕觀昔帝王之用臣也無疑而臣有姦者奉君多智是有作聰明之舉探人主之意因是罔知所以是非喋出離間親親斯古人所以陷身歿姓由是爾曾秉正性資聰敏幹辦且能方今出庶民習儒業果若是

者罕矣所以爾在職時凡有言計朕嘗聽從何其計出多端自欲深根後程乃有效古殺身之姦豈不愚哉且鰥寡孤獨古聖王恤此以為先爾誦聖人之德學賢人之心其是非曉如黑白却不守所學而構殃於身朕向憐才能免死免竄使還鄉里爾鬻四歲小女聲曰為資以歸是其心之正也乎於此之際不才之機可見矣所以昔人有云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何如也今爾既不能為人之父實難種於世故闔之不致生人陷人是其罰也

諭中書賑濟京城孤老



今春雨雪霏霏經旬不止嚴凝之氣切骨朕思昔居  
寒微時當此之際衣單食薄甚是艱辛此時居九重  
衣貂裘覺寒若是其京城孤老又不知以何度日爾  
中書下府尹令各三等給鹽以十觔爲上如敕施行  
毋稽

勞河南府守戍陸齡

西嶠函東虎牢龍門襟其前黃河帶其後四險固其  
守疆不言可知矣然卿戍此地勿以四險爲必然晝  
當勤率軍於屯所夜則慎守城隍身心雖勞必終世  
而無患可爲全人矣勅至嚴號令遠小人親君子勿

蔽下人功

諭太師李善長敕

爾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昔當擾攘挈家草莽含皇奔  
走顧命之不暇時朕帥師東入滁陽爾迎道以從事  
待以腹心用如手足朕無上智于爾爾或小疵置之  
不問遂成名世之英才無乃朕忘相從之久乎非也  
朕報功之誠惟人神共知今卿年邁故精力之爲可  
期不審爲何同小吏而枉功臣而乃夤昏定擬詭語  
符同朝奏此非臣下之當爲傳不云乎人臣無將况  
國有定律奏對不實者杖以心欺詐者斬卿謀欺詐

御製文集 卷七  
法當斬首然行賞有誓爾當三免極刑今無患矣上  
削祿一千四百石爾其聽之克謹後誠庶有嘉貞故  
茲敕諭

又

昔者人臣修身潔已靜性存公確言之相孚端表  
裏之如一然後匡君未善以治生民未聞符同小吏  
構詞飾非惟以欺誑及至事覺意在捨身受責恃頑  
強巧而面對無知此豈智人之所爲朕若懷猜篤疑  
思古姦頑之不善務要防微杜漸爾何生焉前本降  
敕釋爾所犯爲爾冥頑復加若是今聞認已之非爲

朕憫相從之久思姻親之重枉法以怒爾其懷之故  
茲敕諭

勞江陰侯吳良

昔者朕與羣雄爭命卿藩東鄙旣而往戍高深城隍  
沃野開闢當是時朕用事於荆楚樂無東顧之憂遂  
滅荆楚之妖雖諸將効力於西卿保東藩爲重終首  
尾內姦無出外姦無入可謂智矣天下平卿爵侯封  
乃朕報功也前者第七子博封爲齊王特與卿結姻  
就命卿如齊肇造宮殿今將新年遣人賜酒禮以勞  
齊王幼而無知亦也專人行禮若體之歡心則英豪

之氣暢矣故茲敕諭

勞致仕承旨宋濂

卿多積德以致高壽康寧雖居致仕戀闕之心甚切  
不畏嚴寒年必斯時而至特賜日用故茲敕諭

諭翰林脩撰劉泰

朕聞孔子之論孝也親在遊必有方斯可謂孝矣其  
人子之道仲尼明之朕昨與卿暇遊東苑與之語詢  
及尊長眷屬之幾卿對昔之族屬甚廣因與太減親  
戚杳然獨存卿與老母老母方今八十有奇除卿外  
別無侍養見居淄川卿云至此朕心有警吁哀哀父  
母生我劬勞今雖君天下育萬民二親已逝恨不生  
全得奉溫清憂寐於心戚戚卿母年邁云無他養豈  
不動孝者之情因是敕卿自意若欲奉來就養或棄  
職往侍皆從所由勿拘故茲敕諭

命太醫院官代職

醫善七表八裏及觀聽而診視者尤不如時運之亨  
泰病者之命堅若禦輕疾而捍浮疫則醫之善也民  
知醫之妙也或醫之運蹇縱是輕疾亦不能愈也必  
待他醫而方瘥審斯醫者病者安得不有數焉然或  
有回生者亦不可知蓋出乎尋常之外則人莫知其

御製文集 卷三  
所以然也前院判郝志才醫行濠梁時朕病篤其郝志才針以調其氣藥以理其中以當時之言不過回一微命耳今則君命也此果醫者能耶朕命堅耶不然彼醫與朕必合乎天理而有是焉故職醫官數年今壽高筋力不能目強特敕子代令其致仕未幾院使葛景山院判鄭德亦以年邁皆以子代然官於位者以三年爲滿今葛景山職上官十餘年矣今以子居左判而代其職其郝志才之子陞院使鄭以子襲其位其劉李雖勞已深正居壯年弗代餘有老醫林陳者未有深功年雖有壽弗代中書吏部如敕奉行

命道士祭嶽鎮海瀆

嶽鎮海瀆之祀今年秋報之禮特命爾效仙人等詣神所在奠以牲醴祝帛爾其一乃心志必欲神交汝往欽哉

命使齋帛祭歷代先聖

朕惟歷代先聖立綱陳紀相繼爲君朕制祀禮已有常規今秋在邇特遣爾奏差其等體朕至意齋帛各詣陵所命有司涓潔致祭汝往欽哉

命中書召李思由

前丹徒知縣李思由爲牧守縣治而乃不仁死於非

命者而縱克惡法司究其由而無賊私一謂迂所悞  
一謂貪吏之所侮無干償命之條而當失入之法杖  
貶矣方已數年矣中書差人特敕召還職國學以訓  
生徒使終天年如救母怠

命中書禮部訪求卜士

昔在列聖之時羣賢濟濟皆耳聰目明日究方寸惟  
治世安民閱冊之所載觀歲月之所行甚哉以勤之  
所以以公之所以終日乾乾履道不息無不及也凡  
興民之利除民之害雖耳聰目明下愚有所不及猶  
謂恐之而且見疑斯所以聖賢亦不自恃其能特設

無上之誠幽通鬼神決興息以福民書不云乎七稽  
疑擇建立斯用卜筮者也斯所以欽天畏地意在幽  
通而默相之此其所以用天理者也朕當大位缺斯  
卜筮以決惑疑爾中書禮部行諸布政使司廣訪多  
求至朝驗用故茲敕諭

問中書禮部慢占城入貢敕

九月二十五日午時直門內使報占城國王所進象  
馬至於承天門合無發付何該朕聞知其難容輔弼  
者且朕居中國撫四夷若夷有誠從者必以禮待之  
若肆侮者必異處之前者瓜哇非禮所以貢物不以

禮受但拘收而已使者囚之其占城來貢甚誠王非侮我行人方物既至則當陳設晨朝以禮而進今不令使者進獻爲何宰相之職出納朕命禮接百僚今以重事視爲泛常豈不法所難容特敕爾等自思果何理道哉

又

敕問中書禮部必欲罪有所歸古有犯法者犯者當之此私罪也今中書禮部皆理道出納要所九月二十五日有慢占城入貢事問及省部互相推調朕不聰明罪無歸着所以囚省部槩窮緣由若罪果有所歸則罪其罪者仍前推調未得釋免

廢丞相汪廣洋

敕諭怠政坐視廢興丞相汪朝宗雖相從之久初務事軍中凡有問則頗言是非不問則是非默然不舉既入臺省壘至兩番公政不謀民瘼不問坐居省臺終歲未聞出視興造役民處所工之巨微茫然無知有問無答奉祀諸神所在畧不究心自居大宰之位並無點督之勤公事浩繁惟從他官剖決不問是非隨而舉行數十年來進退人才並無一名可紀終歲安享大祿昔命助文正於江西雖不能匡正其惡自

當明其不善何其幽深隱匿以致禍生前與楊憲同  
署於中書憲姦惡萬狀爾匿而不言觀爾之爲也君  
之利乃視之君之禍亦視之其與利除害莫知所爲  
以此觀之無忠於朕無利於民如此肆侮法所難容  
差人追斬其首以示柔姦爾本實非愚士特賜敕以  
刑之爾自舒心而量已以歸冥冥故茲敕諭

召前按察副使劉崧職禮部侍郎

姦臣弄法肆志跳梁擬卿違制之責邇者權姦發露  
人各伏誅卿來朕命官禮部侍郎故茲敕諭

召山西左叅政僕斯職吏部尚書

保身固位無補於君者甚非良臣卿前朝之名家今  
事於朕已有年矣於事未見剛明邇來露其過若欲  
究之慮恐可惜特赦爾過取任吏部尚書馳驛前來  
毋稽故茲勅諭

命戶部定俸祿

稽古建官畧知等第其於品級次序自漢以上未聞  
有是所以漢官之制以食祿列等差其品之禮始於  
魏唐因之以辨服色祿之重輕亦法品賜食之朕觀  
古之無品也則以祿爲式是尚質也惟魏之定品是  
尚文也其於文質之道雖華朴之有殊亦模範之可

經守之不紊履之不煩今也任官惟賢食祿法品勒石昭示命戶曹司之母紊輕重之條依期而給與之斯至公之良哉故茲敕諭

賜翰林編修張美和致仕

朕觀古之至賢之士修已行仁以爲時君之用否則獨善其身而終天年或爾著書立言傳之永久以訓愚頑斯若是者雖不顯於當時而光於後載以其德重而意純故不磨也爾美和歷多難而無易從篤先聖先賢之至善斯非泛泛之可比愚下之可知云何蓋昔元綱之方弛英雄角力於江右他非至智者朝

東趨而暮西就殺身者衆苟全者寡方今在學職師者羣然邇來命有故者京師弗居許以自實不旬日間各言因由者甚廣朕命弗留十去八九獨卿侍朕左右日與同遊正欲詢問古今典禮以沃朕心然觀其所以終是年高不能自強何以見之因首步同童不忍任之以周旋以卿歸老然卿去此朕將誰從於戲千載一遇古今之通言全於善解者罕之今卿始也良終也善不亦美乎

賜吏部尚書劉崧等致仕

君子之生也莫不由父善良而母淑德專慈愛以訓



成已而壯矣則志於四方若或時運之應期致君垂  
拱利濟羣生斯一仲尼之道其先賢者豈獨名於千  
古卿等學問過人善備剽繁治劇之能今各年高或  
當智盛者正宜助朕措安柰何昔新造之初綱維紊  
亂誤罹憲責邇者人神有變朕於寢食不安命卿致  
仕於戲克已消愆君子道長匿禍含寬小人罪甚卿  
等去朝必坦懷而端志故茲敕諭

命王珪職翰林典籍

昔者哲王善由賢出智由能生所以禮賢待儒正欲  
論道經邦前者御史吳興宗以爾王珪學問優長德

行兼備內外如一朕允所奏差人詣舍以禮來朝珪  
今至斯年已六十有八比呂望之興周末老較之公  
孫弘助漢正壯然朕觀珪之精力若與之同遊論道  
登眺佳景遊目騁懷則決不能同往若職以翰林典  
籍坐院中有宣則至或問則答是其宜也珪職雖小  
朕命東宮賜坐閒中講道悉爾丹衷沃我儲嗣於斯  
可乎果如朕命汝往欽哉

命御史審決罪囚

西風隊露肅氣當權凋宜其所凋榮宜其所榮斯二  
儀之常經亘古今而不異未嘗倒置者耶今以爾監

御集卷之七  
察御史某出巡審視以決棄市者爾慎法凋榮毋獲  
罪於人神故茲敕諭

又

風搖木落露結將霜斯化機之權由此而當時故所  
以顯榮枯應節候孰物能背是理而久長者乎必當  
理而承候棄市者決焉今命爾某於某處審實于憲  
章者爾慎法天時則陰隲焉汝往欽哉

勞致仕營田使馬世熊敕

卿州里長者本朕鄉人昔於擾攘之秋孰知天命何  
如所以無知者異志或從張或他往斯人輩雖皆鄉

里意不我從皆已滅矣當是時惟卿與單夏胡四翁  
獨不棄鄉里之寒微挺身合意率眾來從朕甚嘉焉  
嘗聞福壽康寧適者忽聞微疾未知痊愈否特遣內  
使勞爾羊酒為成穆貴妃以報生前之恩卿其樂之  
永為多福故茲敕諭

命羣儒議建言事敕

昨忽聞沙門上言自云為教門事朕弗許而囚禁之  
少時開書視之實為本等宗門所以言僧多不奉教  
汚處其俗况僧寺田糧役重特上千朝堂意在免僧  
寺道觀稅糧差役在此無知今左右究其所以是僧

昔職運司典吏而上言朕欲進人言擢爲縣牧而乃不循軌度居徒役遇宥而歸其人志不力田業不商賈窘於鄉里於是乎去鬚髮作沙門所以特與僧便因是朕責之且本僧昔役運司而不能清煮海之課過擢爲縣牧既不詢民瘼而干憲章僥倖遇宥觀斯情況補朕之功甚少蠹政害民之心如淵泉焉令收入禁何如處之請決

諭王本等職四輔官

朕觀上古君臣必正直無私心同氣合方乃上悅天心下忻地祇致海嶽効靈於是乎經邦論道永安社

稷利濟主民臣亦昌焉朕本寒微遇天更元運偶與諸雄並驅逢多難遇深艱率英俊自中土渡江東來造基於是君天下于庶民十有二年朝無輔佐良臣以致道乖政靡弗獲太安於是訪近臣而求士得爾諸儒來朝朕欲洗心滌慮與賢者志同永安寰宇今將旬有餘日彼情難知丹衷無究若或用之儻心懷異志無利濟之誠則

昊天昭鑒加以禍淫又何救焉故敕爾羣儒等若果心無異志誠可會神與朕同遊以安天下故茲敕諭

又

昔有莘耕者為政社稷永安傳嚴之野者在朝君仁  
民康斯二賢出於殷商致君六百年之大業是賢  
者雖處同出異其忠君濟民之道一然朕政未施訪  
近臣而求士召爾王本等來朝命為四輔之官兼太  
子賓客位列公侯都府之次必欲均調四時德合人  
天卿等慎之同安盛世故茲制諭

又

卿等受斯重任朕與卿等民生繫焉可不重乎且卿  
等昨為庶民今輔朕以掌民命出類拔萃以顯父母  
豈不天人交慶於戲慎哉二儀之敬事理無乖心常

格神言常履道故茲再諭想宜知悉

諭四輔官王本毋陪祭敕

祀

神之道非會人也古法刑喪不預禡旗之祭在邇卿  
極刑毋列班

問斷事官敕

五常之道重莫重於君臣父子然而夫婦之道猶為  
甚焉邇來關中漢中民人告失妻於妻家數告有司  
不理其夫親捕姦夫今有司止將姦夫作私茶為由  
解赴京師不以畧人妻女為重朕特命爾理今不見

來聞果何詢焉敕至晚朝來奏

命方常職御史敕

朕聞昔人懷才滿腹抱道衷盈一時志不能伸致是窘於衣食困於羈旅一遇君者用之竭忠報効務公無私終世不忘其恩特致君稱仁於海內固為賢者矣爾方常自云窘於生理來朝今命爾為守院御史出納一道之務深察幽微敷奏毋隱

諭祭酒樂韶鳳敕

支廟之設是尊先師也因之而國學焉所以歷代以之而訓君嗣教公子也觀斯所以不為不重故哲王必選名儒以導學者今朕法前代命爾樂韶鳳承是師範闡揚博通使幼者記壯者解毋怠寸陰之工不但稱此職任甚有補於朕政若此必後賢之濟濟焉汝往欽哉

諭國學師徒

古今賢能首以學為本今特以操持輔弼其所學斯二事既行則善名於兩間矣然以今言之則學有先後人有靈愚所以曩之學者為今之所習者師惟師者模範其志竭曾中之所有發世之良能不隱毫釐以訓所習者未聞物不一於規矩而如式人不律師

教而良能以斯論之人之循理物之如式必規矩而  
教之者矣若師隱知晦善罔盡師理則罪怒人神若  
學者非究心宵晝必欲至知而後已又將艱爲人於  
世者也朕所謂師必盡師者之禮學必盡學者之誠  
敕後否此責有歸焉所以學者學其所至善操者操  
其所不齊持者持其所直誠三者備矣奚愚頑者耶  
昔仲尼入周廟閱西階有金人焉三緘其口斯所以  
戒慎妄言者如或理道之詞未嘗禁拘今去古旣遠  
失其所傳反以此而助姦愚愚愈覺修道之教不明  
也且以李思迪馬懿言之職當諄諄切切而訓者也

而乖理縱非果誠相信乎斯不但非理而又甚不知  
忠義而報人者也日召同遊朕所慕者慕其所學望  
其時忽有言使朕得聞嘉言善行不亦樂乎而乃非  
有所問終日緘默有時遣侍東宮暫游時刻朕欲彼  
時發先聖之幽德以資後嗣及其至所在亦緘默不  
語但瞠目視之而已或傍有言書者則因而問及不  
過就他人之所言以答畢後未嘗效誠補其未知者  
也此深其所學秘其所操耶抑持其所能務獨善其  
身耶其懷姦伏詐朕所不知因是故敕師徒必達操  
持之所以然良能矣

諭幼儒敕

洪武十二年春二月朕於暇中觀幼儒權官人皆空  
度光陰畧不見志出於羣者且諸人年俱未滿三十  
所讀之書不解旨義其於字也少知運用束手閒目  
一日一日而已嗚呼惜哉孰不知光陰不待人之逸  
也所以自幼漸壯自壯漸老自老漸衰自衰至於歿  
終無立行名身之道而乃同於常民耳可不嗟乎於  
是命內官給紙筆令其各日進先儒古文一章特以  
習熟期將來之善作或四書一章使詣前而講以觀  
利鈍導通理道也明日人皆以文書來進其文多韓

柳書皆孔孟朕聽觀之間展轉難問其幼儒多尋行  
數墨者有之粗知大意者有之細察尋行數墨者豈  
不同於愚夫者也其粗知大意不究其精者是同於  
無志也何以見蓋於馬退山茅亭記見柳子之文無  
益也而幼學却乃將至且智人於世動以規模則爲  
世之用非規模於人而遺之於世亦何益哉其柳子  
厚之兄司牧邕州構亭於馬退山之巔朝夕妨務而  
逸樂斯逸樂也見之於柳子其美也其文旣讚美於  
亭此其所以無益也夫土木之工興也非勞人而弗  
成旣成而無益於民是害民也柳子之文畧不規諫

其兄使問民瘼之何如却入詠亭之美乃曰因山之  
高爲基無雕椽斲棟五彩圖梁以青山爲屏障斯雖  
無益文尚有實其於白雲爲藩籬此果虛耶實耶縱  
使山之勢突然而倚天酋然而插淵橫亘其南北落  
鳧其東西巖深谷迴翠蕤之色繽紛朝鶯啼而暮猿  
嘯水潺潺而洞白雲嵐光雜藻旭日飛霞果真仙之  
幻化衣紫雲之衣着赤霞之裳超出塵外不過一身  
而已又於民何有之哉何利之哉其於柳子之文見  
馬退山之茅亭是爲無益也其幼儒無知空踰日月  
甚謂不可戒之哉戒之哉

### 諭羣臣務公去私

朕觀孟子對尚志所以志也謂人處世同民隨羣逐  
隊斯常民也故超出之所以超出者去諸不善而行  
衆所善然而尚爲尋常之善若於志所由來必爲無  
上之善斯乃志之盡矣所以古重務本而去逐末漢  
今商賈技藝不衣錦繡乘馬特存斯貴以重有志君  
子也朕自卽位以來十有二年設官分職各務所司  
終未見人但見身受重名懷私在職或忘理衆務心  
在貪商或賄賂公行不知身名之重俸祿之優以致  
殺身書不云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斯聖人授心法



之要賢人憫愚頑特紀冊以教後人至今頑者不行  
愚者不悟雖有聰明者怠無尚志泯於崇功廣業愚  
頑每被殺身古人之尚志在務功名匡君之政濟人  
利物今之人不然惟在怠尚志務易利專速達此所  
以人心也啓之未嘗善行之必歿身以其利之易厚  
不知害也道之說日行月紀終身不忘蕪善之德務  
欲超出建崇功累廣業行斯數事身名世家厚祿其  
德似薄其達似遲斯小人之見若是也昔聖人以爲  
無上之道故行之是以孟子專尚志小人難之今之  
官吏有不才者巧以舞文姦以弄法紊亂條章是致  
艱哉故茲敕諭

諭舉到人材

天之所以命人主者爲蒸民之衆所以命者命其必  
治者也若以天人量之則天道遠人事邇以此言之  
天何命人主者不貳其命而能成之何也此所以天  
道幽微下察無遺其神妙鑒觀必非一朝夕而辨是  
非也今朕非材承

上天之命法古之道統育黔黎宵晝自思人心之險  
姦頑者衆數制弗改將焉柰何故敕有司訪貞士授

之以官使職守所在爲民加福何期授官任事者忘  
修福民之德務在循私殘害其民當犯之日殊古制  
法縱之以寬若非生成志人君子其學道慕賢者莫  
不從而肆欲以由之所以謹法如古犯者律如條章  
然雖如是其作聰明之徒及愚蠢之輩終莫可禁此  
令諭之不明耶抑實有司所舉之不當耶邇者中原  
江西各布政司皆以貞士至朝已有日矣朕不暇親  
問特敕問之彼貞士人皆庶民歲受官役朝廷得失  
有司利病莫不周知若既知朝廷得失有司利病朕  
授爾以官當匡朕之失去有司之病則彼爲官非賢  
者誰諸貞士聽之永其志而職焉爲朕福民乃受命  
之利也

諭戀闕臣僚敕

朕聞古之爲士者志在匡君濟民立身揚名崇父母  
彰祖宗必欲爲世之傑者也然亘古至於宋元若此  
者書載不多但見不才者衆其於忠孝者甚寡可見  
今古得人爲難若或得人爲易其識人尤難朕自開  
國以來九有之邑篤遵列聖之所稽罔敢更置其設  
官分職損益不同代代有之朕前數年間敕諸有司  
訪求民間俊秀入學教養以備將來其有司如敕連

年貢到民人子弟出入不等約計千人自洪武八年  
間朕觀年長者許出學權行歷事幼者考課作養至  
洪武十三年春丞相胡惟庸謀逆事覺朕親閱諸生  
命齋丹符出驗四方取勘事蹟至三月將終驗先歸  
者何如驗間內有多詐不誠者其廣因是點選欲將  
俊秀聰敏者職於近侍年長者職於部臺及其點選  
之際人各以故來陳內有真故十去其六七有等無  
志之士非故而托故又一二而往朕靜坐忽思若是  
驀然興歎不覺出於丹衷自以謂空眼略無至志之  
士少頃衆中有數人身心戀闕意不忍行故歸告朕

仍復原職侍朕左右嘗聞古有賢士忠不舍君意不  
欲離雖死不忘所以謂之忠也有等誤遭青災君不  
能釋其忠臣之志也猶不差怨正所謂君子交絕不  
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者也古之佳貞之士有  
若是耶今朕千數人中得此數人非

上天之將欲備輔嗣君者何因是有感夜卧不寐由  
去留而發焉特加賞勞以表戀闕忠誠也

諭儀禮司序班等尚志敕

昔老聃職周朝專紀事歷年甚久所以量寬智大由  
乎目事之多驗是非之廣未幾周政不綱度關西遊

尹喜異之留著書五千言所言皆鑑人君諸侯之失  
自著書之後雖云西徃實莫知所之言傳至今語奇  
句奧智哉設使老聃生於周盛之時君若信而用之  
其臯夔稷契無乃與之並乎朕所以引老聃而言者  
云何爲方今爲士者無觀况之智無出羣之心故爲  
之言也且目前微職者居儀禮任行人或優游度日  
或涵湧從時暮歸而寢朝朝如之若有志者觀朝廷  
天宴羣然列坐上公者誰其涵湧奔趨而奉事者誰  
所以愚者頑然不知朕觀若是不能無憾也若此之  
輩賢能由何而出假使有志者奮志觀列坐者若是

豈不自云登樓之道吾已得矣在誠心一往耳其道  
者官階十八吾居八級焉樓之道有級履最下焉不  
患不登樓患中級而旋今登級者不少中級而旋者  
甚廣朕忽迷此爲無志者云耳若或發此志者於事  
弗能於心不公徒然有志化爲虛名今愚頑者多舍  
身而僞爲無舍身而爲國家何以見且舍身僞爲者  
心貪行狡命且不顧何有國家肌膚者耶歷代爲國  
家而爲民者皆舍身以從事無僞爲無家憂爲其衣  
食足揚父母身榮家貴耳以其舍身舍身之道非死  
之謂也惟在公而已晝夜恐事弗周慮身弗立憂君

未仁此其所以忘其身而慮君民者也僉曰即今微職者有人焉朕不覺咲而謂曰行人奉命而往所在惟賄是從序班之任朝錯暮差互相頡頏一班行尚常多謬他事安能善耶故未輕選待彼出羣用之豈不善乎

### 諭各處巡檢

朕設巡檢扼要道驗關津必士民之樂業致商旅之無艱然雖法古之良能未經點督今特差人詣所在諭以巡防有道譏察多方有能堅守是職鎮靖所司後滿來朝朕必嘉焉故茲敕諭

### 諭天下有司

前者姦臣亂法事覺伏誅初將以為中書御史臺朕用非人是致上干五星紊度下戾地氣而節候乖常既以明彰法律掃除姦臣想天下諸司有職掌者必人各精審其事與朕共治昇平安黔黎樂雍熙於市鄉故於二月初一日發丹符出驗四方令有司將連年秋夏稅糧課程從實具陳無隱以奏日來聞不以文繁敕諭分明必各各職掌者以忠誠來聞去逾月而使者歸有司官間有發忠義之心者即以排年總目來奏以致歡動朕之衷情其餘各各有司皆以舞

文弄法窺探朝政不將自洪武初逾年諸色錢糧歲歲開收之數報來故犯憲章今再差人各抵所在務要縣不通州州不通府府不通布政司即將自洪武某年本郡入籍當年直至洪武十二年諸各項錢糧金銀疋帛盡數報來當該佐貳官首領官各一員吏一名與齋符者一同赴京面奏仍着落本邑鄉村者宿舉力士年當二十四五者二名前來克校尉若新官到任毋習前非如救奉行

諭出使人員救

救爾出使既如所在毋枉賢良毋美惡人新官方任

導以從實勿習前非若舊官在職務要督責分明若有虛詐買免從實回奏爾若凌辱新官者斬能察舊官非者驗有實跡而乃賞焉汝往欽哉

命禮部諭有司謹祭祀

上古君天下者設官分職各守方隅爵級五等公侯伯子男居之是五等雖有巨微皆稱曰國所以動止首以祀戎爲先自秦漢以下官雖異古其祭禮則不殊邇來天下有司既無誠以奉該祀之神其餘人事又何懼焉蓋儒者在任不明於理或麤俗者居官亦不訪於賢是故事多非爲不能長保富貴也若有志

者居官必訪於賢者乃知祀禮之大必敬勝怠則事業昌矣若或不能窮其所以則怠勝敬其不減者鮮矣近者溧水縣官爲祀事缺鹿醢以牛醢代之被人所言禮部奏云凡祭品缺者曾許以他物代之今溧水有鹿可求而在官者不能用心御史按實各當其罪朕思人之在世也若不畏神人是不可教者也世之所以成世者惟人與神耳豈可慢耶今今天下有司凡四時祭祀之物若在典故境內所產及商人貨而有之者務備不許有缺若境內不產及商人無販賣者從缺毋代爾禮部通告諸司如敕

### 諭御史

朕設察院職英俊祿忠良以爲耳目之寄今御史設員旣多必定一員守院內則承號令發布於四方納四方之來文以達朕聽特分道十二專十二人掌之以知事之首尾凡欵奉鞠審事理與同本道諸御史詳問明白奏朕結絕若本道御史有差當自爲果斷毋得因循不決以招後愆

### 命應天府諭鍾山僧敕

且佛之爲教也善其大也溥被生死仲尼有云西方有大聖人不言而化不治而不亂可謂能人矣云何

大覺金仙又讚之以能仁以其不繩頑而頑化美善而善光其行苦而不苦其心素而弗素雖倚雪嶺之孤燈侶白晝之單影目星見性超出塵淪復有人天之說四十九秋其演也妙備載大藏未嘗有訴逋逃於廷致愆於水火者耶况昔禪祇樹千二百五十人從逋逃者未聞仲尼有二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今僧佃逃未審節用而致然耶抑愛人而有此耶若非此而有此則府謂僧云當自善來若論以如律恐傷佛性如敕奉行

諭善世禪師板的達敕

禪師自西而來朝夕慕道務在濟人利物朕觀禪師之立志也努力甚堅其歲月之行也甚深故得諸方施供善者頂禮惡者歡心前者東達滄海而禮補陀旋錫錢塘而蹙禪天目西游廬嶽中國之名山遂禪師之意已達復來京師駐錫鍾山之陽日禪巖穴禪師之所以玄中仰觀俯察志在神游八極惟神天昭鑒邇者朕建陵山前聞禪師欲徙禪他往被無知者所惑乃曰非旨不前是致躊躇朕今敕禪師凡欲所向毋自猜疑當飛錫而進錫止而禪樂自然之天地快清淨之神魂豈不道成也哉



諭故真人張正常嗣子宇初敕

昔之能名名於海內始漢至今所以不泯者蓋爲禦  
災捍患之妙功達於君利及於民故有不泯者爲此  
也邇聞服制且終當正教中之首率徒以修符至一  
來朕當諭爾爾其不貳其心則上下格矣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七終

